

农墟

展现生活的精神

※ 林志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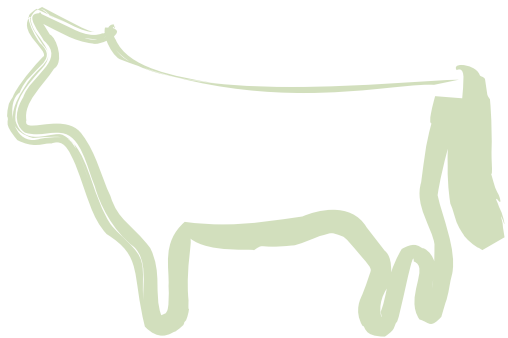
作者林志光为社区伙伴项目统筹

旧情复炽？

送走最后一批大陆及台湾的朋友后，这次“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三地交流会正式宣告曲终人散。躺在梧桐树荫下，松一口气。心想，选择在香港办一个认识农业的地区交流会，也许需要一定的底气，从中港台三个地区看来，香港乡土上的原居民早已选择脱农，而默默守著土地的佃农，却又是离乡背井的移民，原乡情怀的味道也许已经淡忘。战后出生的一代，远于青年时代已被卷进工业发展的浪潮，造成对农的冷漠与疏离。

这种冷漠的情绪，合理化了30多年前农转工的社会改革，我们只花上短短数年实践，便完成这么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来得既淡然又平和，那时候，大家仿佛并没有留下半丝犹豫。

适逢前几天，我们正在为保护新界东北这一块香港最后的农业腹地抗争，冲击起新一幕社会运动，看来有点理所当然。研习会的前一天，我们正与大陆及台湾的朋友，前往探访区内一群老农进行的稻米复耕尝试。路上，看到满眼捍村卫土，保护农业的横幅，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再去关心农业这位老朋友？



听到成都华德福学校^①的老师谈到他们的教育理念——每个人都是农民。也许，近年层层的社会变化正在不断启动我们身体里那些静默久已的农民基因，重新在编译我们各式各样的反应及行动，溢出农业再生的气息，刺激社会大众的神经。

接著，听著嘉道理农场^②的同事介绍香港有机农墟的发展故事，顿然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当大家再看看十年来有机农墟的布局，我们不难发现香港农业的再生点究竟在哪里？

传统墟市：自主生活的支点

记得2000年，嘉道理农场园内举行了一次有机农产嘉年华，算是有机农墟的前身。尽管只是两天的活动，也算是突破了有机农户与消费者的零距离接触。两年后，我们出现了第一个固定的有机农墟——大埔农墟。

大埔农墟的选址是原来太和市（大埔新墟）的一部分。二次大战前，新界是一个农业社区，乡村散布。居民主要以种稻为主，禽畜饲养鱼捞和小手工为辅。生产所得供自用以外，剩馀的便会定期挑到约定的墟市买卖。

墟是指村野摆卖土产的空地，倘若我们仔细看看每个墟市的这些土产，不难解读当地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跟自然的关系。那时，乡民挑担往墟市售卖的剩馀农产品，包括鸭鸭、果蔬，柴薪，以及在山野采集的草药与捕获的鸟兽。摆卖的产品让我们感觉到四时的变化，叫卖声中，散发原始季节的感觉。

因为路途遥远，他们便得大清早出发，摆卖时总是习惯性的讲价，交流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因此提供了创造新的知识及生活智慧的养分。一般来说，乡民中午前便将带来的产品卖掉，然后将钱再在墟内采购其他日用品回家，完成生活资源的调节。墟市不单是城乡交接的经济活动中心，墟市是以人、以生活建筑的场所，以关系及智慧酝酿的人文空间。

这样，通过传统墟市的联结，乡民无论从物资上，或是生活智慧上均得以丰富。那时候的生活，体现密切的人际关系，亦反映高度的自主性及自力自足。

新市镇：压缩生活的时空

至80年代大埔被规划发展新市镇，带来一场社区空间的重新布局，原来属于万物的田野乡土被水泥覆盖后，转化成人类的私产。借助电气化后的铁路连接，从饱和的城里输入一批新的人口，白天进城工作晚上返家，塑造了一种过客式的生活状态。随后，传统的邻里空间迅速瓦解。此外，人们对于时间的概念亦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四季感消失了，变得平面化，忘记了四季其实是万物心境的交替。生活节奏随著铁路的提速而加快，快速移动的身体，不断地削弱我们感受环境及关系的能力。

大埔有机农墟： 香港农业发展的逆向逻辑

2003年我刚准备离职^⑨准备进入大陆工作，离开前，与当时的同事正在组织新的大埔有机农墟。原意在连接当时零散的有机农户，怕万一不赶快做点事，我们看到这微弱的农业前景也恐怕不保，一帮合作伙伴感觉责无旁贷！

因此，今天大埔有机农墟这个选址更多是考虑它邻近有机农田最集中的锦田平原，运输成本优势较大。同时，位处新老交错的大埔社区，紧靠背后的是相对草根的太和村。此外，大埔有机农墟的出现也在尝试挑战社会对有机蔬菜针对中产消费者的局限，利用地理条件的优势，销售有机蔬菜的价格比传统专卖点要低。通过农户与消费者长期直接的交流与理解，一点一滴累积的情感与信任，吸引每天几千人前来趁墟。

转眼十年，大埔有机农墟依然每个星期天洋溢市井的叫卖声及欢笑声。重新再看看这个有机农墟，放在原来大埔墟市的兴衰脉络来思考，我们有一个逆向的发现：如果说从前的大埔墟市是乡村往城市的延伸，今天的有机农墟则是城市往乡村的探知，想到今天越来越多人关心香港农业发展，同样的逆向逻辑，我顿然得到了一些模糊的启示，戚然而笑！

湾仔农墟：本地、本土的思考

2005年发生了两件原本风牛马不相及的社会事件，一个是连锁超市的毒菜丑闻，另一个是湾仔旧社区重建的抗争。两件事因缘际遇，踏上交叉的轨迹，交织出后来“湾仔有机农墟”的偶然。

湾仔旧区重建计划，掀起一场为时五年的社区保育运动，成为香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向习惯于线性经济发展逻辑的我们，顿然给湾仔的旧街坊唤醒，一众街坊对维护“社区网络”的执著，对空间规划的批判，颠覆我们对发展的习以为然，以及对规划的既有理解，启发我们重新认识社区的概念。

与此同时，沉睡逾十多年的毒菜风波卷土重来，犹如重新爆发的睡火山，震动全港。

多年来，新市镇导致的社区过客式生活，早出晚归，造就了连锁超市的普及，对连锁超市的依赖，继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传统墟市只向我们提供就地取材，因循时令的产品。超市的产品来源则打破全球地域及季节的界线，这是人类生活史上一大进程，我们从此相信只要有购买能力，生活便不再受自然环境限制。

这种对超市的依赖，一直是建基于对超市的信任，也解释为什么这次毒菜风波来得这么震撼。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种依赖的危机，超市虽然让我们摆脱了限制，但亦等同放弃了对事物认知的争取。

当时，从太和有机农墟获得经验后，我们^④正准备在香港岛市区再组织一个农墟。毒菜的恐慌迅速转化成对“港产”有机蔬菜的支持。这样，顿时成就了港岛农墟的必然性。在湾仔区议会的支持下，我们争取到湾仔政府合署外面的公共空间作为农墟的场地。

那时候，湾仔的街坊提出挑战发展主导的社区重建价值观，他们提出另一个版本的香港故事：香港的本土特色、社区经济^⑤及社区网络。在这样独特的时空条件下，让湾仔有机农墟顺势诞生，并尝试呈现本土及社区这些核心价值。开幕第一天，一条写着“支持本土有机农业”的横幅耀眼地跨越农墟的中心地带，远远向街坊的本土运动致敬！有趣的是，一夜间，“新界有机菜”突然易名为“本土有机菜”。

想深一层，“本土有机菜”其实替香港农业添上新的历史意义。从前，香港自己生产的蔬菜我们一般称为“新界菜”或“本地菜”，“本土有机菜”意味著一种新的身份意义。为什么？

以前，我们只有“地”的概念，没有“土”的概念，放在香港的发展脉络上并不难理解，我们对地的理解非常狭窄，受到地产发展必然性的潜移默化，甚至形成“地”跟“产”是分不开的概念。因此，过去我们对农的理解相对狭窄，可以说，我们普遍只理解“农产”，并不太认识“农业”。从来我们只有“本地新界菜”，没听说过“本土有机菜”。

没有土的概念，无法真正认识农业

“土”是地球上的公共财产，支持著万物的生命。农夫活在土上，洞悉各种生命相互依存的关系；传统的智慧告诉他们，农业不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温饱，农业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与万物共享，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点。

尽管湾仔有机农墟只短暂地维持了两年，但是，她却为香港农业留下重要的遗产——“本土农业”这个概念的萌芽，触发我们重新思考农业与人。在落地生根研习会中，台湾旗美社大^⑥的正扬及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宝强老师都在向我们解析对于本土的理解。这几年，我们也经常在农业论坛上争论本土农业的地理定义，纠缠著怎样才算合乎食物里程的本土范围。

慢慢地，我们方意识到“本土农业”其实是一个关系的概念，而不纯是地理的概念。

回想起来，湾仔农墟的启发，与当时的社区运动一脉相承。街坊反对以地产为本的发展逻辑来重建湾仔社区，锐意维护社区原来的关系与网络。衍生出来“本土农业”的思考，让我们超越了从前对本地蔬菜的市场思维，我们必须通过建立对“土”的认识来理解农业、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点，可以说，本土农业其实是对关系的认知与尊重。

重回地面过生活

湾仔有机农墟的位置在告士打道侧，有说这条主道是我们经济的龙脉，每次农墟完结后，我需要走过一条长长的天桥，跨越几条大道，从这里连接到湾仔旧区的地铁站。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桥上派发“赶赶本土农墟、支持本土蔬菜”的单张。

偶然累了，站在桥头枋枋，突然发现我们原来都活在悬挂的空间里，在高楼大厦里居住及工作，走路则在连绵不断的天桥上。现代城市仿佛都不为人所有，街道只强调人车流动效率的资本空间，不再享有亲近土地的生活文化，而是流浪于一区区管理下的城市空间中，生活在半空中的我们要认识泥土，尊重关系，谈何容易？出路只有一条——我们必需要掉头往下方走、往地面去！

天星农墟：编织慢生活空间

很长一段时间，坐落香港核心维港岸边的天星码头，是我们城市生活的地标，占市民生活中重要地位。因此，2007年当大家意识到原天星码头拆迁的时候，难怪触动大众如斯汹涌的心理情绪。

天星小轮象征80年代以前的生活节奏，依著渡轮拦河摇摇晃晃的情怀，让人醉心。进入今天的速度社会，却显得有点格格不入。2010年，我们正忙于寻找替代湾仔有机农墟的地点。一天，接到天星小轮公司的电话，船公司的同事说，希望可以在新的中环码头办一个有机农墟。

几年间，有机农墟意外地成为本土农业精神的使节。从最高的大帽山脚，战战兢兢下山，移向维港海岸线边缘——天星有机农墟；一批一批“土头土脑”的瓜果蔬菜，构成了中环海滨的装置艺术。每个星期两天，仍然守护香港第一产业的一批有机农夫，突破城乡界线，把我们的乡郊生活文化，自然而然地呈现于此。有时候，我们会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下方，散置几十张小竹椅，与市民分享慢生活的逻辑。

2004年台湾作家龙应台提出中环价值代表了香港价值的论说，今天，渡海小轮、有机农夫与本土蔬菜，汇合于中环核心的维港海滨，联合编织慢生活的空间，开放让市民进入、投入。

结语：落地生根

谈到这里，十年过来，为什么农业变成社会热话，重新找到新的生长点？

几年前，曾经听国内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说过，城市人关注农业的原因，是因为感觉到不安全、受威胁。二战后，美国及西方国家向全世界输出线性的发展模式，从以农业为本的第一产业过渡到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但是，美国自己并没有跟从这条轨迹，他们以大量补贴保护自己的农业，同时，亦推出多种政策保留一定比例的工业，因为，真实的经济及生活，总是依靠实物的生产。

然而，农业是最为实在的，往往当大家感到生活不安，自自然然会想到农业，对上一次，我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也曾看到回归农业、农耕生活的热潮。

传统市集的消失，意味著我们失去自主生活的支点。新市镇后的规划，把我们生活的时空大大压缩。架空的生活空间，让人际关系脱离，社区网络瓦解，心悬半空而变得浮躁不安。这些年来，我们逆向地试图透过有机农墟让大家认识保留农业的意义，透过接触农业而理解本土生活价值。今天，我们庆幸农业的存在，让大家可以选择掉头往泥路上走，返回地面过生活，重建内心的安全感。

今天的香港，我们欣然看到，农业的根钻出泥土，蔓延到城市社区，纠缠人心；农业与社区，相扶相生！

- 
- ① 成都华德福学校简介见附录一。
 - ② 嘉道理农场简介见附录一。
 - ③ 志光当时是嘉道理农场职员。
 - ④ 志光正式工作之余，积极参与推动永续生活的民间机构香港有机生活发展基金Sustainable Ecological Ethic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SEED)。
 - ⑤ 参考附录二：“社区经济 / 社会经济”。
 - ⑥ 高雄市旗美社区大简介见附录一。